逸事面

今夫稻粱魚肉天下之至美也抑以口食不以舌食如澠如坻若蘗若蠛于是不羨之梅未漿之茗含辛之薑焚火之錫皆得

而奪其好迫於一嚼甘再嚼醒尋之以稻粱魚肉而後知其美也新陳相化何常之有至于新者陳而陳者乃始復爲新民之好新甚矣不使之日新於虛談

小慧剽剝離跂之學而使日新
其好于古逸之文章亦猶尚論
遺意也余故擇秦漢以來之逸
文逸事手擘千古别開此文令
見者煥爛蒲眼便欲跳心而入

如處尋常川陸忽到武陵桃花源祗覺其禮數不同尊俎異而不忍去也夫然後知九州之外復有九州九畧之外復有九畧引伸鼓舞其聰明使不倦而已

蘇子曰閩越人高荔子而下龍眼吾爲評之荔子如食蝤蛑大蟹斫雪流膏一啖可飽龍眼如食彭越石蟹嚼齒久之了無所得然酒闌口爽饜飽之餘則咂

豚之味否蟹有時勝蝤蛑也此

紀逸之說史氏陳仁錫題

逸品緯函目録卷之一

西王母問上元夫人
黄帝陰符
内經四氣調神
太公望金匱陰謀諸銘
莊周南華逸篇
甯戚飯牛歌
越絶荊王平内傳
勾踐入臣外傳

漢雜事秘辛
司馬相如傳
一
楊雄酒箴
黄香責髯奴辭
陶潛桃花源記
王嘉薛靈芸
魏文帝答繁欽書
附繁欽與太子牋
曹植髑髏說
皇甫謐龐娥親傳

王献之保母帖
蘇軾保母楊氏墓誌銘
于寶山亡
王嘉姚馥傳

逸品繹函目錄卷之二

張敏頭責子羽文
劉敬叔梁清
張説乱鬚客傳
王績醉鄉記

吕才東皐子集序
陳鴻長恨傳
沈亞之湘中怨解
李延壽魚弘傳
李延壽齊宣孝陳皇后傳
李延壽馮淑妃傳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顔真卿
陸龜蒙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紀錦裙

柳宗元小石城山記
常臯西川鸜鵒舍塔記
陳鴻祖東城老父傳
癸成式京西店老人
王十朋卧龍行記
張雨中嶽外史傳　宿瘤傳
米襄陽志林序
妻何氏柳下惠誄
卓文君司馬相如誄

劉令嫺祭夫徐敬業文
一
妻無名曹囙墓銘
妻蒲芝張愈誄
逸品繹函目録終

此亦奇編録之案頭可當困睡時打一噴嚏

漢武帝內傳、但云侍女問荅亦不

舊傳武帝東方朔都是上清宝應宮執籙侍者

# 逸品緯函卷之一

長洲　陳仁錫　明卿甫　選

## 問上元夫人　　西王母

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濁。五臟不淳。關胃彭孛。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間。實為臭濁。然時復可游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

又西王母謂上元夫人曰共造桒𡚁山陵食靈瓜其味甚美憶此來久已七千年矣

# 侍相須。

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降於漢武帝。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聞。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荅問。上元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九靈大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姓緱氏名婉衿。一云姓楊名回。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與東王公共理二氣。治崑崙西北隅。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見老君中經山海經集仙傳洛舉記

舊傳黃帝問道于廣成子歸而作陰符經大約論養生之理歸于自然只是賊字害字便不好順變化之理便自然妙在首尾二藏字及靜字因上賊字生

# 陰符

黃帝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行化機之運盡矣。天有五賊。五行盜太虛故曰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陰極而息斗柄指子之時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陽極而消昆虫盡出之時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六欲七情人之机也賊故曰殺天地反覆。天人合發。率性之道萬化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藏而不洩拙亦巧也九竅之邪。在乎三要。耳目口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之。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

出盜字作活字看
一藏故神
十倍萬倍子謂技本塞源便易竭晝夜之功以治便[illegible]

之盜。人。萬物之盜。盜相制相奪之名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時中也百骸理。動其機。時措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虛靜淡漠不神之神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地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三要返真不含晝夜矣用師萬倍。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生机至樂性餘。至靜性廉。自然曰性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無待為公無私能成其私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也恩生

文理下聖字一疑衍　其斯同　靜字應上藏字同上机字恐得不好故取靜字替他

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時物謂消息陰陽天地同流也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其聖。我以不奇其聖。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食其時動其機也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樸散則為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顯諸仁藏諸用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象帝之先

右經舊分三章。唐李筌云黄帝作。非也。按隋志有太公陰符一卷。周書陰符九卷。未知孰是。或以永徽初褚遂

良嘗寫一百本。墨跡尚存。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機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略之書猶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

春月發陳不可逆

夏月蕃秀不可逆

四氣調神

春三月。此謂發陳。春陽上升氣潛發散生育庶物陳其姿容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蚤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志意發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逆謂反行秋令也肝象木王于春行秋令肝氣傷夏火王而木廢故病生于夏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舉夏至也夜臥蚤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緩陽氣則物化寬志意則氣泄時令發陽故所愛亦順陽而在外也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為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逆謂反行

秋月容平不
可逆 一

冬月閉藏不
可逆
一日十二時
亦有春夏秋
冬就于此中
調氣嗇神自

冬令也心象火王於夏行冬令心氣傷秋金王而火廢故病發于秋冬水勝火故重病于冬至秋三月此謂容平容狀至秋平而定也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急風清切也明物色變也蚤臥蚤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為飧泄奉藏者少逆謂反行夏令也肺象金王於秋行夏令肺氣傷冬水王而金廢故病發于冬飧泄者食不化而泄中也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陽氣下沈故宜周密蚤臥晚起必待日光避寒也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不欲出勿冒寒也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無泄謂勿汗也亟奪寒氣所迫奪之亟數也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

愛其保只此着衣喫飯家風便是精心偁課之學

此下言天氣不調陽氣閉塞而陰為之君萬物亦槁然不育人身之氣亦如此氣不調故

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逆謂反行夏令也腎象水王于冬行夏令腎氣傷春木王而水廢故病發于春天氣清淨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止一作上故不下也。德隱則應用不屈故不下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日月目也人之真氣不可泄露當清淨法道以偁天真苟離於道則虛邪入於空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陽氣風熱也地氣濕霧也風熱之害人則九竅閉塞霧濕之為病則掩翳精明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陽盛則地不應雲霧不化精微之氣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表謂表陳其狀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然不表交通則為否也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槀不榮。菀謂蘊積也藁謂枯槀也槀木蘊積春不榮也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天真

言四時弗逆之害

此曰養者培其根也末曰培者消其逆逆

[illegible]滑也或云

之氣未期久遠而致滅亡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不變陽氣不出內鬱于肝則肝氣混擾變而傷矣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陽不外茂內薄於心燠熱內消故心中空也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大陰行氣主化上焦故肺氣不收上焦滿也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少陰之氣內通於腎故少陰不伏腎氣獨沈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苛重也道者聖人行

滯而不行謂之佩如佩刀悉佩不活動也精言

之愚者佩之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為逆是謂內格（内性格拒於天道）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錐不亦晚乎

又內經靈蘭秘典云黃帝問曰願聞十二藏之相使貴賤何如岐伯對曰悉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任治於物故為君主清淨栖靈故曰神明）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官為相傅主行榮衛）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勇而能斷故曰將軍潛發未萌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剛正果決直而不疑）膻中者

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膻中在胸中兩乳間爲氣之海氣和志適喜樂由生分布陰陽官爲臣使）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包容五穀榮養四傍）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傳不潔之道變化物之形）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承奉胃司受盛糟粕受已復化傳入大腸）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強於作用造化形容）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引導陰陽開通閉塞）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位當孤府故謂州都居下內空故藏津液氣海之氣施化溲便注泄）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詳此乃十一官脾胃二藏共一官故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爲天下則大昌。（主謂君主心之官也）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

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行使道謂神氣使之道也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作肖者濯濯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為良。窘要也瞿瞿勤勤也人身之要者道也然以消息異同求諸物理而欲以此知變化之原其要妙誰得知乎既未得知轉成深遠閔閔玄妙復不知誰者為善恍惚之數。生於毫氂。毫氂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毫氂雖小積而不已起於尺度斗量推引其大應通人形黃帝曰。善哉。余聞精光之道。大聖之業。而宣明大道。非齋戒擇吉日。不敢受也。黃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以傳保焉。

衣銘　鏡銘　觴銘　几銘　杖銘　筆銘　箠銘　冠銘　履銘　劍銘　車銘

# 金匱陰謀諸銘

太公望

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沉湎致非社稷為危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箠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蹶民劇則敗冠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

鏡銘似重出
門銘、户銘
牖銘 鑰銘
硯銘 鋒銘
刀銘
井銘

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户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牖之書曰闚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皚皚無為汝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歛有節凡二十章

共之之字衍也

者未逐疫出魅是逐吾身之疫氣出吾心之邪魅非鬼祟也擊鼓呼噪即鼓動元氣抖擻精神以通九竅通五臟之謂

# 南華逸篇

莊周

關奕之隸與駮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浩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元天山名）游息閒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臟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為魅祟也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主有謂夢有直應有象有意精有記想有人住之夢有極反之夢有感氣之夢有應時之夢有氣夢有性情之夢秋駕乃意精之夢也孔子思周公夜卽夢之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月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空閱一作門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紼謳所生。必於斥苦。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謳歌為人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毀玉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

讀上之禱久矣

項投喻仁孝智

離珠喻勇武

末結句見重在聖仁智賢不在勇武

昔人謂庶者

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老子見孔子徒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為鳳鳳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寶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斉戴聖嬰仁右智左賢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師之

不飲貪泉之水吳隱之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以術勝也即金距芥距之別

即治于未亂意思

亦士窮見節義之意不是御世之說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啜不義之水。

仲尼讀春秋。老眄踞竈觚而聽。觚竈額也

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勝人者。以貍膏塗其頭。羊溝鬬雞處株色也雞畏貍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豫樟初生。可拔而絕。

鵲上高城之垝。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儼然辨士形像
鹿與喻舉足高亦舍喻踐地深高中藏深與處寓舍格所謂有心術人也
喻多心多疑
王字猶勝也
賢也
語似韓非子

金鐵蒙以大緤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踦其鼻空大其服慱其睫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穀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善子一足而趨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
帝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也酒尊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

人有喜談鬼者說世那得鬼即有亦不爾一日室中有鬼見之愕而病怕乎不怕乎若梁清呼鬼使露形而与之談論者誰
即九注全注說
即射覆之說

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室彫文畫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也

流脉並作。則為驚怖。陽氣獨上。則為癲病。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雲。而不見鶴。以五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雀。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喻聖主之法明遂至不敢蹈也

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

便是諍士

藺子也是個明主

此与上段意合

此等議論新書說苑及外

驚吾馬。二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免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梁君出獵。見白雁群集。梁君下車。彀弩。一作弓欲射之。道有行者不止。白雁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齊一作宋天旱三年。卜之

傳淮南皆有之

一

視皮輒囊諺所謂酒囊飯袋到不如夫子問之一字罵得盡罔無也空也四字

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為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一作肉 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輒擊者也 一作撮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為傷壽故不食之。

如一字
形兆垠堮謂
疆域之土也

化異物變

即易謙德之
柄也之說
彷彿敬美禁
子勞逸之意
傳則人情世

祝妝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易姓而王。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如規。二旬而葉成。鴿為鸇〻為布穀布穀為鴿此物變也

禮若亢鋸之柄。亢舉也禮有所斷剖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傅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

[illegible]乃有凶見

蕭 一

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爲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陸德明序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私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閼奕意脩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此齊杜彌注莊子惠施篇今無亦逸篇也

若今人作此便疑欲求禪位古人只達意政不拘拘鯉魚松栢皆寓意大臣戚自謂今人必疑其

# 飯牛歌

甯戚

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乃將任車商齊。莫宿郭門外。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衆。戚飯牛車下。擊牛角歌。曰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𣪺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阪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栢青且闌。麤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

以牛比大臣了蘊軾咏檜詩云根深九泉無曲處世上惟有蟄龍知遂有飛龍竹蟄龍之謗世道真可畏哉

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公聞之。撫其手。曰。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儵儵乎。管子不辭。歸而不怡。有少妾問焉。仲曰。非而與知也。妾曰。毋少少。毋賤賤。仲以語之。妾曰。甯子殆欲室乎。古有白水詩云。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立。從我焉如。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安居。按甯戚一作越。字式。人休不休。學十五歲為齊威公師。嘗祝公曰。使公無忘在莒。管子無忘在魯。甯戚無忘車下。

黍之必入来
必不入二来
字吴指揉之
来
召伍尚必入
如父奢之言



荊王平内傳

昔者荊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来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為人也仁且智来之必入胥為人也勇且智来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荊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

緣胥以智勇
處之而子尚
之仁終如故

君伍胥必不
入亦知父奢
之言正是知
子莫若父
堂堂重移謂
齊晉也重稱
言雖于轉移
即不可以言
以的意思

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為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荊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胄彀弓出見使者謝曰介胄之士固不拜矣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為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荊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即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

漁者是個烈丈夫世有奇異之人便有奇異之人應之若項王到烏江亭長儀船以待烏知非即此漁者而竟不渡謂何

胥之与劍昊天遠漁父之劍不然亦况之江耳

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為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為。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值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為。漁者渡于于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

恐勿露蹤跡之義即燕田子光之義烈溧陽人出一烈女此事詳見李白溧陽貞義女碑紀瀨女為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歲三十不移其志事母純孝自漱漂以自業

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荊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

云云

非常人凡三見此變常爲恒

正吳樂莫樂兮新相知

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并其子尚。子胥遯逃出走。唯太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太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衆。闔閭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於是止。其後荊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荊。十五戰十五

史云鞭墓不當說鞭屍或諱之
後子二字宜連上讀言今日報已遲緩了
悔遲了樂毅奔趙宜其不反耳
失辭在特甚二字恨了
詞又挺勁

勝。荊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後子。昭王臣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荊。邦猶未得安。為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為名。名即章。以此為利。利即重矣。前為父報仇。後求其利。賢

者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
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予謂漁者之死亦不滅也猶可擊絮之女可以無死而竟死為毒哉胥也前云掩爾壺漿毋令之露猶曰偶試之耳再與擊絮之女亦云則又欲死此女也心慘矣

以其母與讎家之女亦亦則又欲死其女也以懈矣
竟死爲毒殺所也謂亦悔爾蠱殺毋令之露猶曰隱然
乎謂讎者之死亦不滅也猶可讎家之女可以無死乎
荊昭王。曰子胥不入荊卻明矣。
者不爲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若溪國[illegible]

大夫種之祝
靈此不能令
人不慘傷
大夫種再祝

勾踐入臣外傳　　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姓文字禽）范蠡入臣於吳。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大夫文種前為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牵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

王餘德守國於邉。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恥。為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曰。何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臺。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己以得天道。故湯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為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為人災。變異不及於民。豈況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曆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

有歸過諸大夫之意

大夫扶同說

扶同史作逢同

越王此意似不悦扶同之言

大夫苦成說

妙在此一言打動他。然臨別之時憂心勝，不能入也。故越王有不合意之說

言爭寸陰而棄珠玉為爭時也。今時何時而如此說。越王意是如此

范蠡說

傳天子。三王臣弒其君。五霸子弒其父。德有廣狹。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泰山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冀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獲敵人之手。身為傭隸。妻為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魂魄有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

蠢之說只是支要天道循環時否必泰之理

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恥身居而名尊軀辱而榮處悲而不以為惡居危而不以為薄五帝德厚而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泣涕而受冤行哭而為隸演易作卦天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玄狼輔臣結髮拆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讐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劍無削劉之利臽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

大夫計硯說硯一作倪范蠡師辛文子也

大夫臯如說佛大也

大夫曳庸說

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大夫計硯曰。今君王國於會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群臣泣之。雖則悵悢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為謾辭譁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臯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為用。今委國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群臣。大夫曳庸曰。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

父死子代君亡臣親有責諸大夫意此時方寸亂矣

計硯又說

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今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為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分者臣之職也吾顧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君王所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

大夫種又說以親民為事
范蠡又說以復讐為事
若成又說以理煩為事
庸又說以

之旋委國於一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糞除。出亡之君勑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今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恥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讐者。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言。賂往遺來。

結和為事

皓進說以與
疑為事

諸稽郢說以
兵敵為事

臯如又說以
富民為事

計硯又說以

解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夫臯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輙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為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

偏天察地為事

不畏死只是畏去国懷鄉耳

越王夫人咏蝦歌

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為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群臣垂泣莫不感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胸中曾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淩玄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凡梵一音馬步疾貌）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

又再哀吟咏嗟歎、

慘哉

聞歌烏鳶熟此一語長頸烏喙之人肯一心爲人下

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幸當作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烏身翱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污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

過矣言向日受辱于子甚矣故有先君之讐之說

伍胥請殺越王

宰嚭諫止殺越王。

役臣使執箕箒。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讐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熛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微矢以射之。豈況近卧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梐梱。此乃廚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大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

其所執無拘群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秘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為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咎。舍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

一言喪邦宰嚭語是也亦是句踐王者不死

蓋欲使范歸吳分界其域恐君臣同謀變起不測也若不是欲他君臣異處則既在吳矣又何云歸吳故越王有逐失范蠡之恐

於中着此一
語聯措

儘力描寫卑
很之狀

即冀缺夫婦
饁田之食亦
相敬如賓者
是動人處亦
是起人疑處
特闔閭不識
下主詩有雲

臣之頑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為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着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斫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慍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高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為子赦

嚭之說行了

卒意謂終實此德意如所謂爲德不卒之卒

後面伍胥亦有此說智謀之士所見畧同紂七甲子

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黠親欲為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奈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為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

武[illegible]甲子謂天意何

子胥復請殺越王

伍胥三請殺越王

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為湯所誅。殷為周所滅。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吳王見擒也。有頃。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

宰嚭又請赦越王

凡兩曰爲子赦之深入其餌故耳

越王之歸肇端在此一着

已入石室宜早圖之後必爲吳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爲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石室召范蠡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

分明是愚吳王處然亦卑甚賤甚

要卑更鄙穢下無此辱

即前日范蠡教他說話

王真非人也。數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即入言於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太宰嚭奉溲惡以出。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

可憐可憐

此歇氣殺伍胥耳式矣之氣周瑜無此善藥

只不御坐而讒入矣

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蕺也菜名擲之小臭）以亂其氣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爲越王陳北面之坐群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慙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

伍胥此諫比前更懇

懇切

更懇更切

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為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幷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群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為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

明明指出

惑言疾也其言藥也正是此處迴別

只此一節已墮范蠡術中了

然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為人臣不仁不慈焉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為虜妻親為妾不慍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

卽上懷毒二字之說

尊說与范蠡今范知之伍知之猶吴王不知

一一勘破越王心事當日

寡人曾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爲相國快意耶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誡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鷄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爲義以飲溲食惡爲慈以虛府庫爲仁是故爲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

蠡之言深入
胥肯蠡之計
字〻錦囊

縱坐窮山放
虎自衛猶曰
必念終始耶
癡兒癡兒

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為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廟荊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群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頓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

越王歸国

歸時一段情景描寫如画

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嘆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昳。徒結切日亥也 日在未曰昳 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眡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嘆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

多貌

此時萬姓咸歡。群臣畢賀。

葉臺山范伍論云。自有史傳以来。皆以范蠡勝于伍員。蠡報君讐。員報父仇。事稍相近。然而為員難。為蠡易。員

無尺土借力于他人蠡則有越國爲與君同患難者也會稽之役員以其勁蹙越若承蜩然蠡不能抗也當是時句踐百死而無一生越之宗社百亡而無一存其君臣束手計無復之獨有行成之一策耳夫射殺人之父而乞憐于其子世未有聽者其幸而聽聽而得奮其謀卒逞志爲此天之獻吳而昌伯禹之後也非終於謀國者所宜蹈也使夫差不甚愚伯嚭不甚賣國員之策十行一二焉必不聽越成即成而句踐入吳不過甬東之纍囚耳必不得歸也即歸而吳毋伐齊毋連兵潢池舉

國而聽員蠡雖智必不能沼吳也凡吳之亡皆吳自亡非蠡亡之且以勾踐之憤用生聚休息之越乘疲敝之吳苟有中智之士為之謀皆可以得志何必蠡哉吳越春秋者蠡諸奇謀大率如後世所傳亦任占卜諸術未見有必然之策至於嘗糞驗藥疾尤出無聊以越之彊盛蠡不能悉力佐勾踐抗吳受蒙辱至此反稱奇為吾不信也人臣之事當國患難則宜早計不聽則宜去不宜姑徐徐為以其國與君為孤注而僥倖於萬一陳平之安劉亦大類此危矣危矣員謀楚則楚覆謀越則越

傾寧獨忠孝其機權智畧春秋無兩矣鐲鏤之賜蓋以
死報吳而或者以此為員罪謂不能如蠡之全身嗟夫
此皆與夫不忠之甚者也

約是六朝人手筆

晉叔遺女姁擇女

食時猶云一飯之頃

叔女姁如瑩燕處檢點儀容寄事

驗其面目

# 漢雜事秘辛

讀此篇勝讀諸傳奇

無名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吴姁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超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其與姁並詣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毋諱匿朕將採焉姁即與超以詔書趍詣商第第內讙譟食時商女女瑩從中閤細步到寢姁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姁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接侍閉中閤子時日晷薄辰穿照蚤牎光送著瑩面上如朝霞和雪艷射不能正視目波

驗其頭髮

驗其緩帶脫衣作羞澀之態

驗其乳臍

驗其陰物

約畧一段是總叙其長短

澄鮮眉嫵連卷朱口皓齒脩耳懸鼻輔靨頤頷位置均適姁尋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髹可鑒圍手八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赬抵攔姁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加鞠翟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姁為手緩捧著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胸乳菽發臍容半寸許珠私處墳起為展兩股陰溝渥丹火齊欲吐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畧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臀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

尖處

徵其部音

四段敘其備

六丸丸六段

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
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脛跗豐妍底平指斂約縑迫袜收束
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響姁令推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
稱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痔不瘍無黑子創
陷及口鼻腋私足諸過臣妾姁女賤愚憨言不宣心書不
符見謹秘緘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殿發
緘歡喜顧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中外隔闊目所
未見不謂爭違如爾明日詔下有司議禮有司奏曰謹按
春秋迎王后於紀在途則稱后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

勑竹納采之礼

今大將軍參録尚書事秉氏侯龔女弟膺紹聖善舊協潛邸。結婚之際。有命既集。宜備禮章。時進徵幣。請下三公大常案禮儀。奏可。一準孝惠皇帝納后故事。於六月癸未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録尚書事秉氏侯龔。乾施坤受。實始人經。不有配儷。曷奉天地宗廟。爰諏公卿。咸謂宜率前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父故大將軍秉氏忠侯商之遺女。未閑訓誡。衣履若而人。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大將軍參録尚書事秉氏龔上臣龔。頓首再拜承制。乙酉皇帝制詔大

以代問名之
禮

外出是外祖父母也左傳云則我之自出

引納吉之證

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兩儀配儷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俟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女弟女瑩父母所生先臣故九以太守安陵鄉侯統之遺玄孫先臣故襄親愍侯竦之曾孫先臣故少府特進乘氏侯雍之孫先臣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侍中鯛陽侯萬全之外曾孫先臣故大鴻臚鯛陽侯桂之外孫年十六欽承前典肅奉儀制戊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

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勝。欽承前典。肅奉儀制。

四行納徵之禮

辛卯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之女弟。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玄纁穀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戒大常弘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前典。肅奉儀制。

五行請期之禮

甲午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諏于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

行親迎之礼

以後先后服飾儀制

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弘重宣中詔吉日惟今月庚子可迎臣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庚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録尚書事乘氏侯冀歲吉月令吉日惟庚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大尉喬司徒戒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喬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薫諸貴介近臣百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悚惶悸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后服緋上玄下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十二鎮加以翡翠朱舄袜乘法駕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路青帷裳櫎畫輈黃金塗五末蓋蚤施金華駕駟馬

以後是百官迎駕儀制

以後是冊立皇后儀制

龍旂九斿。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車。府令設鹵簿。屬車四十六乘。前鸞旗車。皮軒鳳皇闟戟。九斿雲罕。金鉦黃鉞。洛陽令奉引。公卿五官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以從。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將副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五將導騎。千乘萬騎。引至闕下。自皇漢迎后。未有若斯之盛也。至八月乙未詔曰。茲建和元年八月乙未。制詔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女瑩。朕聞任姒佐周。綿運八百。良以德重黃宋。足奉宗廟也。朕以寡昧。承嗣歷服。爰求英淑。共臨海內。惟爾夙閑內戒。

后即位于章德殿一句亦是語書之語尚未即后位

德冠後庭。有夭桃之宜。協和鳴之祥。宜升尊位。母儀天下。今使太尉喬使持節奉璽綬。宗正千秋為副。立爾為皇后。其敬慎中饋。以踐乃位。無替朕命。永眞坤維。后即位於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陛。設虎賁旄頭五牛旗。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稱臣妾皇帝萬年。畢。住位。太尉喬受璽綬中常侍超。長跪受璽綬。奏于殿前。女使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長跪受。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皇帝萬年。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群臣以次出。

后即位。大赦天下。
漢雜事一卷。得于安寧州土知州董氏。前有義烏王子
充印。蓋子充使雲南時篋中書也。然御覽諸書亦有漢
雜事。而略不見收。此特載漢桓帝懿獻梁皇后被選及
六禮冊立事。而吳姁入后燕處審視一段。最為奇豔。但
太鄙褻耳。不謂冀威赫震人。猶得瀆選如此。卷首有秘
章二字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余嘗摸考弓足原
始不得。及見約纁迫袜收束微如禁中語。則纏足後漢
已自有之。言脫于口。追駟不及。聊志于此。用塞踈漏之

謂成都楊慎。

按桓帝初為蠡吾侯，梁太后欲以女弟女瑩妻之。徵至京師。會質帝崩，因立之。其明年立女瑩為后。袁宏後漢紀。范曄書帝后兩紀，李固傳並詳之。后紀有司請徵言春秋在塗稱后，正謂前曾結婚也。不應復下詔審視。即具故事。詔中亦應畧及之，今第云貞靜之德。流聞禁掖，何也。又劉昭禮儀志注云。漢立皇后。國禮之大，而志無其儀。取蔡質所記靈帝立宋后儀以備闕。此書較多審視及六禮節次。又在宋后前宣卿注志舊稱博悉。不應

舍此引彼。即位儀亦與注多同。雖用脩復生。不能判此疑案也。癸卯八日胡震亨識。

余始讀漢雜事。目駭情搖。謂非漢人不能作。及見孝轅跋語。該引詳駁。抵牾灼然。乃更發書檢校。復得可疑者數則。按雜事所載立后儀。並同宋后。固無論。即后服所稱紺上玄下。八雀九華。皆廟見所著。若十二鎮是親蠶飾。不宜于大婚之時合併而服也。且鹵簿大駕與劉昭親蠶注不爽眉髮。而六禮版辭亦見沈約宋書。宋書云。晉穆帝將納何后。太常王彪之謂六禮宜依漢舊。參考

雜事及晉版辭一則曰欽承舊章肅奉典制一則曰欽
承前典肅奉儀制此豈彪之所云華嶠改定而有異同
邪禮使有太常弘不知為誰其曰中常侍超單超也曰
司徒戒趙戒也注曰蜀郡人曰大尉喬杜喬也但梁冀
初欲厚禮納徵喬執不從冀遂於是年十一月殺喬朝
廷此時寧敢拂冀遣喬為使至于宗正千秋惟安帝時
有劉千秋為宗正去此幾四十年不應尚居此官末復
有大赦天下語則建和元年八月乙未立后之下曾無
此文雖此年十一月有赦天下死罪一等語然與立后

絶不相蒙。當是仍襲宋后舊文耳。惟以后生年推之。用合商妻陰夫人所卒之年。則后生于永建五年。陰卒于陽嘉四年。是生六歲而母始喪也。于理稍不背戾。又后紀注曰。乘馬四匹馬也。雜事乃云馬十二匹。更檢晋志云。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此則雜事較有所據。足補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注。余因念作偽者必非不讀漢書。何至自開釁竇如此。且審識一段。描寫精瑩。若有生氣。似非假託可到。恐秘記史官。參[illegible]據。未可指為贋作也。海鹽士龔權祥跋。

自古以文字類寫娟孋無過衛詩之美莊姜其他若宋玉之姝光盼睞目增波郭舍人之鬻妃女脣井如飴唐玄宗之軟温新剝雞頭肉杜樊川之纖纖玉笋裹輕雲之數語皆妙于形容亦足寫一時之艷然未有摹畫齒隱言人所不忍言若秘辛之搖人心目也且自如瑩燕處度髮鮮衣以至齒鳴可聽其間兩人周旋景光雖去今千百餘年猶歷歷如眼見而耳聞之也至其造語若拊不留手築脂刻玉胸乳菽發火齊欲吐之類咸此嫗率率口剏有後来含毫所不敢望者何得横索同異相

真疑之。叔祥。孝轅證據博矣。然非所以語于文章之妙

也。繡水沈士龍識。

非其好三字
為一傳之本

# 司馬相如傳

司馬遷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旣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詞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載乃著子虛伏後案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往舍都

本是一段小說子長以奇著之如聞如見并與其精神意氣隱微曲折盡就並至狎褻而可觀

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

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善寫事情）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

琴心挑之四字古無是事亦无此奇徒四壁立語亦然

極人不下手處太史公偏下手尽泆鄙事錯落多姿

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伏後喟然而嘆案）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

既云讀子虛賦善之矣又云未足觀豈所讀者上林事耶今文選中分子虛上林為二篇則以先見子虛亦其續

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

秦也
邛者今邛都
縣筰者今定
筰縣皆屬越
巂郡

至是相如貴
矣果得遂題
橋之志
相如創開西
南夷逢君以
患父母之邪

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是時邛
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
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
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
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
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
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
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歡卓王
慮前大怒
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

乃渡輕其車
服節旄使邛
君負弩先驅
豈詩人致恭
桑梓萬石君
下里門之義
乎王孫暴富
迁覆也故駭
而喜耳
傳居者移易
而居也

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悅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美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仙之傳居山澤閒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賦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閒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

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世之論不與文君者。其奔相如事也。雖然。材不材亦各言其人耳。昔漢天子讀子虛賦。喟然而嘆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則設以身當文君者。宜何如也。卿臣虎

知音者芳心自憧

李卓吾曰。論者以相如詞賦為千古之絕。若非遭逢漢

武亦且徒然故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聽之希則為者雖工而其志不樂況有天子知而好之此相如之遭所以為大奇也嗣是而降賦莫盛于楊雄文莫尚於韓愈然雄已不見知于漢而愈亦不復見知于唐且其時取人以詩賦天子好音君臣道合賡歌迭唱可謂至盛極文郁乎有斐之時也今觀愈之文亦無難讀者獨柰何寥寥至百餘年必待穆伯長而後知其好也假使讀子虛上林又當何如也故吾謂漢武帝真不世出之雄若非過也雖然又有奇者方相如之客臨邛也臨邛富人

如程鄭卓王孫等皆財傾東南之產而目不識一丁今雖奏琹空自鼓也誰知琴心其陪列賓席者衣冠濟楚一何儒也空自見金而不見人但見相如之貧不見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誰能聽之然則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當其時卓氏如孟光必請于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嘵夫斗筲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決擇忍小恥而就大計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雲從龍風從虎歸鳳求凰安可誣也是又一奇也悲夫古今材士數奇寡諧奈之

何彼相如有獨抱二奇以遊于世予是以感慨而私論之未敢以語人也

危与為泥
鴟夷蓋以皮
為之故不壞
酒何遍乎歸
答嗜酒之過

# 酒箴

楊雄

子猶缾矣。觀缾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惠礙。為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此箴楊雄本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七本。不足為諫。無可取者。然其曰處高臨深。動常近危。亦足為警。陳遵愛之。特以適投其嗜酒之好耳。至於張竦之自

約槩諸遵之自恣劣彼優此終不如諫之論為正循足
自勵也。
許慎說文曰酴。酒母也。醾酒本也。醱重醞酒也。酎。三醞
酒也。醅未沛之酒也。醪汁滓酒也。醇厚酒也。醨薄酒也。
酤一宿酒也。醆酒微清而濁也。黃封宮酒也。上尊者。糯
米酒也。中尊者。稷米酒也。下尊者。粟米酒也。火焔者。糟
中液也。玄酒者。明水也。四酎者。四重釀也。三友者。唐白
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今人言三酉為酒。音同之訛也
靑州從事。美酒也。平原督郵。薄酒也。

昔昔鬚鬍殊
秀潤離離
鬱鬱喻其長
言鬚在長不
在茂
看此二句絕
韻
想是老了少
年見決不如
此一
似只有鬚而

## 責鬚奴辭

黃香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昔田之苗因風披拂隨風飄颻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紃線潤之以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玄眭之垂於是搖鬚奮髯則論說唐虞鼓鬐動鬣則研覈否臧內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閒都顓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鬚既亂且赭枯槁禿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污穢泥土傖囁穰擩與塵為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惣滅靜則窘於囚虜薄命

鬍短一

茂蘗

為髭。止著子頤。為身不能庇其四体。為智不能飾其形骸。
𩕄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貍之毫氂。為
子鬚。不亦難乎。

寓辭鬚奴以譏世之飾容貌勝頰舌者。此俳文也。孝子
亦為之耶。○黃香字文彊。九歲失母。鄉人稱其至孝。太
守署門孝子。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能文章。初除郎
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時千乘王冠。帝會
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
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遷魏郡太守。子瓊。

桃源路古今傳說想只是好事者為之如乘槎入天河之類皆杳茫無徵

境奇

物奇

人奇

酬對之情奇

#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荅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

承菴[illegible]疊龍此[illegible]兩次只六字寫盡萬里江山此只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括盡數百年今古得此趣更奇

避世之樂

耕種之樂

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

次節候代歷
詠
與出隱作世
界

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桃源經曰桃源山在縣南一十里西北乃沅水曲流而南有障山東帶鈔鑼溪周回三十有二里所謂桃花源也王介甫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一來種桃不

記春。采花食實枝爲薪。兒孫生長與世隔。知。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放舟迷遠近。花開忽見驚相問。世。上。空。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爲。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東風回首亦沾巾。重華一去不復得。天下紛紛歷幾秦。

相傳薛灵芸之母餐以清芬腹中無濃穢一物故淚成大瘵而氣若蘭麝余考之逸史靈芸父母貧甚時時採薪于山見一物如靈芝香馥異常採歸以与女芸靈芸食之覺遺香芬蕰

## 薛靈芸

王嘉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為酇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鄰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鄰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

頻其毋日日採之輒採輒生他人不識也以故靈芸遍体芳薰及靈芸入宮而無種遂滅亦天生之以供此女者

車奇香奇燭臺奇銅表奇

為輪輞。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寶為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為塵宵。又築土為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以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

為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况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鍼神也。蕭綺曰。五帝之運。迭相生死。起伏因循。顯於言端。童謠

極奇至此將想亙

改名夜來亦奇

夫止不進者可納其所獻但不以進御耳

不燃縫製更奇

信於春秋。讖辭煩於漢末。或著明先典。或託見圖記。僉詳河洛。應運不同。唐堯以炎正禪虞。大漢以火德受魏。世歷沿襲。得其宜矣。夫升名藉壁。因事而来。既而柔曼之質見進。亦以裁縫之妙要寵。媚斯婉約。榮非世載。取或一朝。去彼疑賤。延此華軒。

昏亂之方以此爲歡笑耳

夢与神通蓋神敎之歌舞也

顏容美

歌舞美

極形容其美

# 答繁欽書

魏文帝

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頃守土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於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博延眾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逞乃令從官引内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唇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是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橫集然後循容飾粧改曲變度斯可謂聲協鍾石氣應風律網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臈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

有來了乎復有
世文一鬼使
未去又一鬼
什來了

横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囀長吟所能逮也吾鍊
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閑房

附繁欽與太子牋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奏牋不足自
宣頌諸鼓吹廣求異伎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
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
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潜氣內轉哀
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
黄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

淳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
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
可勝窮優游轉化餘弄未盡曁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
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
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谿流泉東逝同坐仰歎
觀者俯聽莫不泫泣隕涕悲懷慷慨自左騏史妠謇姐
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
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
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

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繁音婆字休伯潁川人長於書記為丞相主簿

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囀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是時欽為丞相主簿當征西留太子守譙欽從宜以令德匡輔乃以車子姦聲相亂太子亦以艷女為荅舊云魏祚所以不長君臣淫泆之過也今但錄其雖之菁英者爾偶并採其時序云

問髑髏

周即莊周
明帝諱改
莊為嚴

在這一句
生辯

# 髑髏說

曹植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頫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劍。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隕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遠遊。託夢以通情。於是伻若有來。怳若有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閔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而慰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于道也。

因遺骸二字
然以逆字歷
倒也

莊周所云南
面王樂不是
過者

因遺字未奇
入以太虛二
字妙也

道也者身以無形為王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
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
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
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庭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
莫是踰曹子曰余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
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然嘆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太
素氏不仁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
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
卒絕響神光務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

超然在死生外面的意

巾要將蔵彼路濱覆以丹土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世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死生之必均

文學之莊生而不離賦辭南華經曰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辨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

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肥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勘量人淺了
俗自促其亡
英氣勃勃逼
人

龐娥親傳　　　　皇甫謐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彊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淯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啟娥親娥親既素有報仇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為知娥親不手刄殺汝而自徼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

亦是忠言無奈娥親之志在必報何視不勝猶勝是明昔人品英氣

殺壽壽為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彊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為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讎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

聶政刺韓相俠累不過如此

荊軻刺秦始皇無此氣勢無此威猛太史公敘聶荊傳亦無點綴如此

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讓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

祿福長尹嘉是一個人品詩也是個男子漢

長溪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讐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為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讐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于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為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而無懼色。

此一着是立碑旌門方是烈婦結煞殊不見龐子夏下落何故

尉知其雖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為其作傳。

玄晏先生曰。父母之讐。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為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讎黨之凶言。奮劍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來。未有之也。詩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此一番是立卹旌門方冤烈婦綠發殊不見履于夏下諸何狀

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竝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為其作傳。

此不甚奇特附載之事志可磨醒

宮字奇

## 保母帖　　王獻之

郎耶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王氏。柔順恭懃。善屬文。能草書。兼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仲冬季望葬會稽山陰之黃閍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宮于茲土者尚焉。

銘墓三代已有之。薛尚功鍾鼎款識第十六卷。載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篆文云。右林左泉。後

岡前遺。萬世之寶茲焉是實。蓋古者範銅精巧。鏤以為器。生死皆用。自漢錢幣益重。銅禁日嚴。工不宿業。於是陶土堅緻與鐵石等。予得光武時梓潼扈君墓甎。先敘所歷之官。末云千秋之模。脫隸書而非鐫也。又有章帝時范君謝君甎銘。以四字為句。厥後銅雀之瓦。遂可作研。字亦隱起。以此知東漢銘墓。初猶用甎。久方刻石。紹興中予親見常州宜興邑中。斸時太尉許馘家。有碑湯戚。惟前百餘字可讀。大畧云。夫人會稽山陰人。姓劉氏。太尉之婦也。任昉在梁撰文章緣起。乃謂誌墓始晉殷

仲文洪丞相跋云。世傳東漢墓碑皆大隸。疑此時尚未露見其說良是。惜乎洪公不見漢甎也。由今論之。自銅易甎。自磚斷石。愈久愈簡便矣。嘉泰癸亥故友四明沈煥叔之子省曾智甫。出示越上新拓王獻之保母墓碑。因詳記于後。十二月壬寅平園老叟周必大。

自器之上陶。而墓之用甎。其来尚矣。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冶土之埏埴精緻。堅如金石。漢陽朔磚字云。尉府壺陸陽。朔四年甎始造。其字畫奇古。西漢文字。世不多有。此字完好。居攝墳壇刻石二。其一云上谷府卿墳

陻。其二云祝其卿墳壇。夫甎有字。成帝時已見之。墳有刻。新肉時已見之。晉大令保母之藏。刻甎為志。亦當時承襲。眎用金石為簡省爾。志云善屬文。能草書。亦見聞間。得於其父子筆冢墨池之餘習。小研隨之。不忘其生平之所好。抑以見志行之高秀歟。後世士大夫好古博雅。喜萃石刻器玩。蓋多丘壟中所得者。碑與器固可寶。其壙域為所鉏斸壞隳而不顧。尚書樓公諎之斷章厚德之言也。士大夫其鑑諸。乙丑七月五日崇奎堂高文虎。

嘉泰壬戌六月六日。錢清三槐王畿字千里。得晉大令保母志并小硯于瞽山樵人周二物手皆親見之志以甎刻。甎四垂。其三為錢。文皆隱起。已斷為四。歸王氏又斷為五。凡十行。末行缺二字。不可知。第六行缺十二字猶可考。曰中冬既望葬會稽山陰之黃　今衍作硯背刻晉獻之字。上近右復有永和字。乃劃成甚淺瘦。永字亡其磔。和字亡其口。硯石絕類靈壁。又似鳳咮。甚細而宜墨。微窪其中。或以為王氏舊物。用故窪。非也。按米氏書史晉唐硯制皆如此。點筆易圓也。自興寧距今八百

三十八載。異哉物之隱顯。抑有定數。而古之賢達皆能前知之歟。又按畫記。大令以晉孝武大元十一年。年四十三乃終。止推至乙丑歲年二十二。其神悟已如此。言語翰墨之妙。固不足論也。此字與蘭亭敘不少異。真大令之名蹟。不經重摹。筆意具在。猶勝定武刻也。梁虞龢云。羲之為會稽。獻之為吳郡。故三吳之地。偏多遺跡。蓋右軍自去官後。便家山陰。今蕺山戒珠寺乃其故宅。而雲門寺乃大令故宅。去黃閣皆不遠。宜有是物也。

保母志有七美。非他帖所及。一者。右軍與懷祖王述同

家越。右軍郎耶族。懷祖。大原族。故大令首言郎邪所以自別。古人之重氏族如此。二者。世傳大令書除洛神賦是小楷餘多行草。此乃正行備盡楷則。筆法勁正與蘭亭叙樂毅論合。已外雖東方贊黃庭經亦不合也。三者蘭亭敘無世。古本共寶定武本。定武本刻於數百年之後寧不失真。此乃大令在時刻。筆意都在。求二王法莫信於此。四者不惟書似蘭亭。文勢藹秀亦類其父。又與叔夜伯倫淵明遠公所作同一標置。五者定武蘭亭乃前代巧工所刻。嘗以他古本較之。方知太媚。此刻甚深。

惟取筆力。不求圖美。雙字之椋。夫字之桀。載字之戈。志字之心。再三刻削。乃成妙畫。盖古之能書者多自刻。鐘元常刻受禪表。李北海之寓名黃仙鶴。伏令芝之類。此剌亦恐是大令自刻。不然。何其妙也。六者意如婦人。而能文善書入玄。乃知當時文風之盛。婦人可稱者。不獨楊皇后。魏夫人。衛茂猗。謝道蘊輩。又知古人教子。既使之外從師友。退居於內。亦使婦人之能文藝知道理者與之處。宜乎子敬為晉名臣也。士者須知八百餘年事雖近于異。然古之賢達如此者衆。伊川之為戎。樗里之

知蘗。此出于神明虗曠自然前知。豈必運式持籌而後得之哉。但此字較之蘭亭則結體小疎。當是年少故爾。右軍書蘭亭時年五十一㕥多大。今三十年工夫也。數日與諸名公極論。因俻著之。番易姜夔。

外僧了洪會稽大守李大性宋之瑞黃庭周家鮮于樞仇遠呂瑅鄧文原趙孟頫諸跋甚多。不具書。

保母楊氏墓誌銘　蘇軾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頗然順善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熈寧十年六月

己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于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東坡此志極摹大令。雖小文字乃知公未嘗一字無所本。

事奇文亦奇武后時有山出于新豐此亦是怪山溪亦移徙或水流左轉或水流右轉予親見之則陵谷變遷之說未足為奇山移却是異事

## 山亡

干寶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目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亂。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瑯邪中有怪山。世傳本瑯邪東武海中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為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尚書金縢曰。山徙者。人君

的是此等撒應

此下論天人之常

此下極論天人之變

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群不枝。當爲易世變號。說曰善言天者必質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故天有四時。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立而爲虹蜺。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亦人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動。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

艷雪

之癰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寶字令升。新蔡人也。起家著作郎。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為司徒長史。嘗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名搜神記。

楊萬里談晉干寶。一吏取禮部韻書下注晉有干寶以進。曰乃干寶非于也。楊大喜以為一字師。然余家所藏宋板晉書文選。俱作于寶于令升。及搜神記周禮注亦俱作于。無有稱干者。胡承之以為字畫相沿之訛。而取

于子書為證。按春秋有干犨。後漢有干吉。寶豈其後耶。然漢亦自有于定國。爲知寶之不為其後也。陸法言廣韻止引於犨而不及寶。何法盛晉書稱寶撰晉紀及搜神記而不及于子。恐未可據。

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長史。嘗撰集古今神祇靈實字令升。新蔡人也。起家著作郎。以家貧求補山陰令謂。此天。地之。某。結也。之。雍。滯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

即司馬炎為晉武帝

有眼力當是羌人

滑稽處

## 姚馥傳

王嘉

武帝為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苒弱狀似金蓉時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隱蔽不聽外人窺視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八姚襄則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蘗八藪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凡人稟天地之精靈不知飲酒者動肉含氣耳何必木偶於心識乎好

王績聞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釀酒冠絶當時遂苦求為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績再三請卒授為胸襟視姚馥若一人

啜濁漕。常言渴於醇酒。群輩常弄狎之。呼為渴羌。及晉武踐位。忽思見馥。立於堦下。帝奇其倜儻。擢為朝歌邑宰。馥辭曰老羌異域之人。遠隔山川。得游中華。已為殊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養馬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美酒。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於堦下高聲而對曰。馬圉老羌。漸染皇化。溥天夷貊。皆為王臣。今若歡酒池之樂。更為殷紂之民乎。帝撫玉几大悅。即遷酒泉太守。地有清泉。其味若酒。馥乘醉而拜受之。遂為善政。民為立生祠。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草在。故茂先金鏊賦云。擢

九莖於漢庭矣一株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比名類乎相亂至惠帝元熙元年三株草化為三樹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駿楊瑤楊濟三弟兄號曰三楊馬圉醉羌所說之驗

蕭綺曰不得中行狂狷可也淳于優孟之儔因俳說以進諫至如姚馥才性容貌不與華同片言竊諷媚足規範及其俳諧詭譎推辭指誡因物而刺言之者無罪抑亦東方曼倩之儔歟夫心胃之逸朽故有腐腸爛腸之嗜是以五味令人口爽老氏以為深誡未若茸盃桂石

羡斯松草。含吐煙霞。咀食沆瀣。迅千靈於一朝。方塵劫於俄頃乎。可謠此酣樂。忘彼久視者乎。夫物有事異而名同者。自非窮神達理。莫能遙照。豈可假於詖辭。專求於邪說。天命有兆。歷運攸歸。何可妄信於謠讖。指怪於纖草。將溺所聞。信諸厭術。可為嗟乎。

逸品繹函卷之一 畢

已不能致
人無所助
嘉咲世之吉
誇已之功賤
彼之卻亦甚



頭責子羽文　　張敏

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洌。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姊或作）夫之尊。以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為之慨然。又怪諸賢身已既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般。又為（違或作）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頭責子羽曰。吾託為子頭蕙有餘日矣。大塊禀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蒔髮膚

一番論議
欲以仁賢
當以名高
當以遊說
當以恬淡
一節以隱遯

眥鼻耳安眉鬚搖手齒眸子摛光雙權隆起每至出入人明遨遊市里行者僻易坐者竦踞如此者故我形之延佇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旨味弗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仁賢邪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高邪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為遊說邪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酈公轉禍為福含辭從容子欲為恬淡邪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淩雲月子欲為隱遯邪則當如榮期之世

長意只在由名

焉此四者便後子頭故以子之所忌嚇之蟣蝨同性謂終日不出褌襠闚觀之夫耳

東漁父之佬濟棲遲神丘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効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為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幸為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為忠耶則當如子胥屈平欲使吾為信耶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為介節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子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與蟣蝨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髓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諭子齊禺于魯不如太原温顒潁川荀禹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

言此數人無甚才智但以文采可觀並登天府不若子羽為檻熊穽虎無所得食也

極力形容

湛河南鄭詡此數子或謇吃無宮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驊騤少智諝或口而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豈若夫子徒令脣口腐爛手足露濡或居有事之世而耻為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穽檻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餓蟹竈中之鼠事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跉踦前廢至老無所希也

此文詼咲倣黃香責髯奴文

沈曰居其〻試宅者盖業〻易主故也概微往唐有坊其第舍不一二傳已賣之他氏矣讀之令人慨然

## 梁清　　劉敬叔

安定梁清字道何。居揚州右尚方間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擘蘺聲。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官下來。過舊居乃留不去。或鳥頭人身。擧面是毛。擲灑糞穢。引弓射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猴懸在樹標。令人刺中其髀。墮池淹沒。經日反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飰授之。頃造二兆。經日衆鬼群至。醜惡不可稱論。松羅牀帳。障一作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逢一鬼著衣

只是插入此段以壓怪耳

此段亦是插入作遊戲局面不然一片皆鬼話無結煞矣

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污。荅曰。糞污者錢財之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清果為揚武將軍北虜郡太守。清厭毒既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氍誦咒文。見諸鬼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絶。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君威儀器械。人衆數十。一人代幘送書。粗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生儂孔雀樓。遙聞鳳皇鼓。下我鄒山頭。彷佛見梁魯。鬼有叔操喪。哭泣荅弔。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脩之死罪白箋以弔其叔喪。叔致

哀情甚有銓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刹。問
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
有婢産。於此遂絶。

宋文帝世天水梁清。家在京師新亭。臘日將祀。使婢子
甖室造食。忽見空中有物。操杖打婢。婢走告清。清遂往
見。甌器自運。盛飯斟羹。羅列案上。聞哺餟之聲。清曰何
不形見。乃見一人着平上幘。烏皮袴褶。云我京兆人。亡
没飄寄。聞卿好士。故來相從。清便席地共坐。設肴酒。鬼
云卿有祀事云云。清圖某郡。先以訪鬼。鬼云所規必諧。

月其日除出。果然。鬼云郡甚優閒。吾願周旋。清荅甚善。
後停舟石頭待之。五日鬼不來。於是引路逢彭城。方見
至。同在郡數年。還都亦相隨而返

禍福機祥。與世而旋。雖云人鬼相隔。如有徵應之兆則
驗矣。晉宋之際。僻處南土。而荊吴俗好巫。故鬼神得矣
[illegible]傳之

此紅拂記之事然叙次不及史記稽刺客列傳姑取之以留游藝之暇昔擬休沐瞎暑

# 虬髯客傳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于前獨目公公既

此事極可疑怪楊素〻驕貴何乃全不蹤跡但曰去者甚衆彼亦不甚逐也或以此耳然此是必無之事只是依他一片說話說得去耳丈矣夫子乃為漢業歷寵勘一笑濂溪子

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

寫其喜
寫其懼
髮長之女非極貴則極賤宋韓世忠夫人亦是娼家
婦女較有活動
不意途逅卒遇遂爾投合若此真可疑

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親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

怪哉者此人亦是楊素門客未可知

大約似水滸事中人物治一一然[illegible]世之奸雄

驟拜之。遂環坐。曰羹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爲。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

謂李世民後為唐大宗也

此處卻敘得奇岩

以後不減史記

儀容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為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為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慮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

此益許劉文靜也

子持貫錢一

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廻而
至。不衫不履。褐裘而来。神氣揚揚。貌與常異。亂鬚黙然居
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
喜自負。既出。亂鬚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
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
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別而去。公
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亂鬚與一
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
錢十萬。擇一深穏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

主此綫許世民是天子

即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棊道士對奕虬髯與公傍侍焉俄而文皇來精采驚人長揖就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奕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祗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即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一小

奇事
文奇
亂鬚當是精怪異物 又奇
大約史公作傳只一段接一段似戲場作戲便是真文字
異奇

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侯李郎一娘子久矣延
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
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
之物巾櫛妝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
亂鬚紗帽褐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欻然相見催其妻出
拜蓋亦天人也四人對一說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
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家自堂東舁出二十
牀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亂鬚曰
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以此世

評曰是水滸傳中一篇文字補此段文勢絕態揚絕舒卷所謂敘事而間以議論者

奇伏後案

又奇

界求事當。或龍戰二三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僮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

結上後十年云云案

与柳子厚桐葉辯結句一律

其宅。乃為豪家。得以助文皇帝締構之貲。遂匡天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由英雄所兾。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也。

右此傳本張燕公譔。或曰杜光庭。非也。其事與晉史不合。史稱大業十四年。文皇年十八。起義兵。而助帝以己

年幸江都。是時文皇甫六齡。安得謂僅二十而有天子相乎。若以此年為十二年事。則楊素之亡已久。且衛公嘗上高祖急變。豈能識天子塵埃中耶。其為子虛烏有之說無疑矣。說之豈真昧此。特故為是舛謬以顯其寓言耳。

總亦人所習見但以其奇宕捧入文似列子湯問篇其詭怪尤甚

黃帝遊其都

堯舜至其邊鄙

羲和棄其鄉而不得

桀紂望醉鄉

醉鄉記 時刻多有特以逸函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鱉雜處不知有舟車械器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遐集作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集本文粹

卒不見醉鄉
公旦主酒人
氏乃与醉鄉
遠
阮陶遊醉鄉
而不返
結局妙處

並有道字反。二本有故字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二本有其字糟丘階級千仞南向集作面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故四二本作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受二本作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於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得二本作將遊焉故為之記

此亦從華胥國一篇來見王無功集有刻東坡者謬矣

附酒壇序云古今有一大酒壇其酒非麯非蘗其飲亦斗亦石世人錯讀王無功記兩兩三三觥籌相角幾使洛街撤酒風漢都可闕李青蓮坐上坡仙誦酒經而詩曰胸中貯活春不糟自然醉此可為酒壇注脚也酒壇世人不恒至以蒼頡為釀王以先秦漢魏文家為祭酒以唐宋名公為酒家而我　明諸大家能世其法者終數人吾友介生年方弱冠便已踞坐壇上攘臂一呼目空海內羽扇綸巾自是周郎家物其登壇也醍醐作漿沆瀣作粮靈花意蕊為供養二十分膽智為點酒法怪

牒靈文僻書奇字為下酒物而酒政甚苛不許俗子涕垂其旁壇之下墨汁容為池池通帖括若海海岸東南名衆醉城城中有之乎者也先生聖人賢者公另一酒味薄而螫於口外之其法益變無数趣書生揔和厚肉肥皮薰染一城然飲之者輙能得高桌駟馬諸貴人寧不登壇不肯不飲也而且抑揄曰周郎空爾為介生聞而奔之左顧落度生右顧澹蕩生盡往觀乎至則趣書生前近曰君筆良苦雖然餔糟啜醨波及下國猶是君之餘也其何敢愛于是盡發諸貴人之藏授介生介生

詩之紙落如飛而餘政成于是迴遑如失喘不得息合
掌大叫曰為爭一片酒壇遲我十年作貴出城覓向來
舟舟已然遂與兩生謀三歲居為落庚生者張子公虎
其澹蕩生則吳子天毓字來錫而敘言者也

績乃文中子王通之弟自為之字曰無功或問之箕踞不对蓋以有道于己無功於時也

大業隋煬帝年號

胸襟好

正字非其好

# 東皋子集序

呂才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河汾。爲歷宋魏迄於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强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爲莫逆之交。陰陽歷數。無不洞曉。大業末。應孝悌廉潔舉。射高第。除秘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獨恨不逢劉伶與閑戶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爲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

六合縣丞非其好

武德唐高祖年號

良醞三升差可戀

人給一斗號斗酒斈士

貞觀太宗年

楊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落部法嚴屢被勘劾君嘆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楊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為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為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為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

妙求為太樂丞一事尤奇

卻說得去

革妻袁氏時送美酒亦奇

伏後杜康廟祭

南董謂董狐南史精于史君猶其精于酒也。

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為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君歎曰。天廼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為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為酒人。為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咍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良沃。鄰渚又有

主杜康廟作祭杜康文其人洒然特異事亦洒然特異

其自撰墓志有云不知榮辱不計利害以酒德遊於鄉里往往賣時時著書衍

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頗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絶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君於其側遂為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為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絶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皋每著書自稱東皋子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鮮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

[illegible]無所之坐若無所懮鄉人未有達其意也予謂達其意只是送酒

事者錄之。諷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於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尅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所著諸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陸淳云莊叟之後。緜歷千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爲心。與物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即分而安。妄所拘而迹不害教。遺其類而道不絕俗。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忤時。有阮氏之放情。行不迕物。曠哉淵乎。真可謂樂天之君子者矣。

東坡書東皋子傳後云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嘗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

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于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illegible]尋傳文
為冠冕
丞相指楊貴妃之兄國忠
粧點
語奇倔
摹寫妖艷

# 長恨傳

陳鴻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勌于旰食宵衣。政無小大。始委於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焜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閒。上必油然。怳然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于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

段善粧点

前云千万人至見日者此云六宮無復進幸者可謂

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為貴妃半后服用繇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眄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蓋才知明惠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

專房

善寫醜態

益醜

京師長吏側目時已伏禍基

殺楊國忠

縊貴妃

為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懽。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為門楣。其為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為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氂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慊。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

自南宮迁西內肅宗不能無罪

善寫憂思依舊是前面千萬人無悅目者

神入道士如致李夫人然

西又字便是幻術

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蒼黃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為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欷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

描寫

似洞院字出仙景象

上一句寫情景

又寫情景

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履。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拆其半。授使者。曰為謝太上

茫然退立八個字妙甚依然是妖冶態

此事亦見野史

天孫爲董差子只一隔玉妃且再隔矣

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復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

為天或為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嗟悼久之餘具國史

盩厔縣尉白居易為歌以言其事

附李白題貴妃宮中行樂詞四首其一云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入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其二云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薇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每出深宮裏常隨步輦歸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其三云玉樹春歸

日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輦夜相過笑出花間語
嬌來竹下歌莫教明月夜留着伴嫦娥其四云今日明
光裏還須結伴游春風聞紫殿天樂下珠樓艷舞全知
巧嬌歌欲半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鈎又鄭嵎題
楊妃醉臥明皇顧咲圖云龍顏回首顧紅顏醉臥東風
上馬難不是侍兒扶不起只緣恩愛重如山

垂拱武則天年號李敬業討之之年明

奇

湘中怨解　　沈亞之

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為學者不當有述。然而淫溺之人往往不悟。今欲槩其所論以著誠而已。從生常敖喜撰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

垂拱年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度洛橋。聞橋下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察之。見艷女翳然蒙袖。曰我孤養于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遂我歸之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居。號曰汜人。所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辯之書。亦嘗擬其調賦為怨詞。

共詞麗絕。世莫有屬者。因譔風光詞曰。隆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故里荑與處萼兮潛重房以飾姿。見稚態之韶羞兮蒙長靄以為幃。醉融光兮渺渺瀰瀰。迷千里兮涵煙媚。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姚娜之穠條兮娉盈盈以披遲。酡遊顏兮倡蔓卉。縠電兮石髮髓。施生居貧。氾人嘗解篋。出輕繒一端與賣。胡人酬之千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湘中蛟宮之娣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為訣耳。相倚啼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為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

奇佳　鳶　又佳　元佳

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之曰。情無垠兮蕩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敎未終。有畫艫浮漾而來。中為綵樓高百餘尺其上施幃帳欄籠畫飾帷褰。有彈絃鼓吹者。皆神仙娥眉被服煙電裾袖皆廣長。其中一人起舞。含嚬凄怨。形類氾人舞而歌曰。泝清風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裊綠裙。荷拳拳兮情未舒。匪同歸兮將為如。舞畢斂袖翔然凝望樓中。縱觀方悟。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余聞之于朝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蓋欲使南昭嗣煙中之述為偶唱也。

郭璞云天帝之女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湘中記曰舜二妃死于湘水神故曰湘妃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旣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湘君者水神湘夫人乃二妃璞與逸俱失也按禮檀弓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故康成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之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女癸比生二女宵明

燭光是也又按秦紀云死而葬爲今王逸乃以爲溺死益非矣

沈亞之吳興人字下賢登進士第太和初李同捷反詔兩河諸鎮出兵亙無功乃授柏耆德利行營諸軍計會使亞之以殿中侍御史為判官諭旨會李祐平德州同捷窮請降耆乃馳入滄誅同捷諸將嫉其功比奏攢詆文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户參軍亞之南康尉

四盡
以後都是形容其盡
眠蹙盡
金柏盡
後王此字
菱盡

# 魚弘傳

李延壽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為軍鋒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窮一時之驚絕有眠床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為脚為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菱

猴脯盡

又後

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以為脯以供酒食此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像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為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杭傚其為人杭勇冠法僧聞之杖杭三百後為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齊宣孝陳皇后乃齊高帝蕭道成之母始安貞王即齊明帝之父明帝即蕭鸞麻粥之夢奇相又奇

# 齊宣孝陳皇后傳

李延壽

齊宣孝陳皇后。諱道止。臨淮東陽人。魏司徒矯之後也。后家貧。少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宣帝庶生子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驚、因此豐足。宣帝從任在外。后常留家。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之。后嘆曰。我三子誰當應之。呼高帝小字。曰。政應是汝耳。宣帝殂後。后親執勤婢使。有過皆恕而不問。高帝雖從官而家業本貧。爲建康令時。明帝等冬月猶

昇明宋順帝
年號
太妃即庶生
道度道生者
建元齊高帝
纂位年號永
明乃高帝子
蕭賾年號是
爲齊武帝

無纖纊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羔肉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舍昇明二年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齊國建為齊國太妃並璽印畫青綬祠以太牢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肇之金紫光祿大夫謚敬侯后母胡氏為永昌縣靖君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宣皇帝薦起麵餅鴨臛孝皇后薦笋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葅羹昭皇后薦茗粣炙魚並生平所嗜也

司馬溫公自謂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文近小說而事亦奇於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

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畧。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未成而殁。延壽追終先志。作南北史。其書頗有條理。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稱許。遷符璽郎。兼脩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嘉其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閣。仍別録以賜皇太子云。

王穆后即北齊後主高緯之后唐玄宗以此致禍奔蜀後主緯亦以此致禍奔鄴

齊主

# 馮淑妃傳

李延壽

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性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命淑妃處隆基堂。淑妃惡曹昭儀所嘗居也。悉令反換其地。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識者以為後主名緯。殺圍言非吉徵。及帝至晉州。城已欲沒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勅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

昏主

更昏

昏甚

母不如妻又

來太后即齊

注高湛之后

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恐弩矢及橋故抽攻城木造遠橋監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罰帝與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稱妃有功勳將立為左皇后即令使馳取褘翟等皇后服御仍與之並騎觀戰東偏少卻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戍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至帝為按轡命妃著之然後去帝奔鄴太后後至帝不出迎淑妃將至鑿城北門出十里迎之復以淑妃奔青州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

淑妃又一絃彈也絃彈遇齊侯則殺遇高緯則生遇代王達則又甚

癡而癡

又癡

老媼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絶應看膝上絃達妃為淑妃所譖幾置於死達甍隋文帝將賜達妃兄李詢令著布裙配舂詢母逼令自殺後主以李祖欽女為左昭儀進為左娥英裴氏為右娥英娥英蓋取舜妃娥皇女英為名陽休之所制樂人曹僧奴進二女大者常忤旨剝面皮少者以善彈琵琶為昭儀以僧奴為日南王僧奴死又貴其兄弟妙達等數人同日皆為郡王為昭儀別起隆基堂極為綺麗陸媼誣以

說事何詳贍
王小
毛夫人寵
彭夫人寵
二李夫人寵
元毛夫人而
及其兄董昭
儀而及其父
上其為周戚
戚

左道遂殺之。又有董昭儀。毛夫人。彭夫人。王夫人。小王夫人。二李夫人。皆嬖寵之。毛能彈箏。本和士開薦入。帝所幸彭夫人。亦以音伎進。死於晉陽造佛寺與總持相埒。大李本隸戶女。以五絃進。小李即孝貞之女也。小王嘗生一男。毛兄思安。驟升武衛。董父賢義。由軍主超登開府。自餘姻屬多至大官。

北齊後主緯時。有穆后從婢曰馮小憐。以后愛衰專寵。李長吉詠小憐詩。有云灣頭見小憐。小憐請上琵琶絃。裙垂竹葉帶。鬢濕杏花烟之句。小憐固美矣。古者以妾爲妻

且不可。況以婢作夫人。冒于原獸。任其縱恣。不亡何待乎。穆后祊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莫知氏族。小字黃花。後字舍利。入宮名耶利云。有幸于後主。宮內稱為舍利太監。後主一時得兩婢為后。其亡徵亦徵見于斯焉。

且大同。況以陣作夫人。冒于奈激。任其纖濃。名亡信許
爭新。添新於本諸律後苑婢也。毋如轄霄。莫若文旗。小字
昔後。後宮合列入。宮女御衿。有才子後主宮內館
會則太后後主一時語西陣為后。其亡徵亦識見千載
風。

好局面亦似
玄真子局面
他處移動不
得

南華經莊子
作沖虛經列
子作

南海之貶天
所以成玄真
也假令宦途
如意則不復
為扁舟之[illegible]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顔真卿

士有牢籠太虛撤掖玄造攡元氣而詞鋒首出乾無間而理窟肌分者其惟玄真子乎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罔説十卷又著沖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正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之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録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泛五湖自謂煙波釣徒著書十

矣。
煙波釣徒
造化鼓吹
碧虛金骨
兄亦兄
嫂亦慈賢
遊者二

二卷凡三萬言號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横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詵為作内解玄真又述太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無為宗觀以為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真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閑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為掏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為褐裘嫂徐氏聞之手為織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栢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遊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

玄真坊
迴軒巷
大夫橋
肅宗賜奴婢二人
漁童收綸
樵青薪桂
胸襟許濶所
以[illegible]春公有

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閈閭。旌曰迴軒巷。乃命評事劉太真為序。因賦栢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為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為席。騣皮為屨。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榔拏杖。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玄真配為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故。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嘗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為燈以同照。以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

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毫應節而成。大曆九年秋八月。訊真卿於湖州。真卿以舴艋既敝。請命更之。答曰。儻惠漁舟。願以為浮家泛宅。沿泝江湖之上。往來苕霅之間。野夫之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慍。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若泥沙。希跡乎道。夫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去我。思德滋深。曷以寘懷。寄諸他山之石。銘曰。邈玄真。超隱淪。齊得喪。非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煙波。許此身。

徑 籠太虛之
云
所与遊者天
是天士

學字似玄真
天機天生一
逸民又有所
以成其逸者
當日無靈齡
少遊真卿諸
奇杰士玄真
卻逸不得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遷監察御史出為平原太守祿山反與從父兄杲卿討賊加河北招討採訪使代宗立改尚書右丞俄封魯郡公以正直立朝為楊炎盧杞所忌詔遣諭李希烈不屈遇害公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

魯公宦跡家世舉世洞悉其忠節素著文章詞翰特餘事耳頗得仙道自其宿命所通年十八九時臥疾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因謂之曰子有清簡之名已誌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官

不宜自沉於名宦之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奇
以爾之形鍊神陰景然後得道復以丹一粒授之戒之
曰抗節輔主勤儉致身百年外吾期爾於伊洛之間矣
別傳云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脩道以形
全為先吾死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為吾吮血以紿之則
吾死無所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
家遷喪上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肌肉如生
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
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別傳又云真

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為酒色所敗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為逆賊所害爾後可迎吾喪於華陰開棺視之必異於衆及是開棺果覩其異道士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於鐵石之中鍊形數滿自當擘裂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顔氏之家自雍遺家僕往鄭州徵庄租迴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此僕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覩佛壁亦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德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

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畧問十二兒姪了。公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速去。歸勿與人說。後家內闕即再來。僕還雍。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魯公屍解得道焉。

通為只是道其所以散

不說得許大底見散中乾坤

水局不如散土局不如散

說鎖得好

大約散人便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視聽。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為雪。水之局。為瀦。為瀏。為潦。為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為埏（集作埏）甓（集作瑤）不可以為盂。得

有散文散品便有散趣你看李白詩与文那一篇不流

非散能通於變化爲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散詠（集作傳）以志其散。

散人歌中有云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眷奴顔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爲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弁峩巍所以腰欲散不散佩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傾歎語散空谷應笑散春雲披衣散单複便食散酸鹹宜書散混真草酒散井淳漓屋散勢斜直樹散行參差客散忘簪屨禽散虗籠池外物以一散中心散何疑

畫真子道散郎是散無一字不散寫豔即是豔無隻字不豔

刻畫

刻畫

字字點綴山龍華蟲粉米藻火無此綺綉

描寫

# 紀錦裙

陸龜蒙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余話上元瓦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幡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裙一幅示余長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莩蘤茸右有鸚鵡聳眉舒尾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瑣結互以相帶有若駮霞殘虹流烟墮霧春草夾徑遠山截空壞牆古苔石泓秋水

一鏡一語妙 摹法有餘不盡之妙 尚餘之奏

印丹浸漏粉蝶塗染鑑縮環珮雲隐涯岍濃淡霏拂靄抑冥寞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絶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可状也裏用繒綵下製綫尚如舊兩旁皆解散盖坼滅零落僅存此故耳繼非齊梁物亦不下五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裙者復何人

為因筆之為辭繼于錦譜之後俾善詩者賦焉之集作

瓦官寺者剏自晉興寧中地在金陵秦淮之陽古所稱銅官盬官之類是也寺故有三寶一為師子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為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一為戴顒所損

臂脚塑像至宋孝武時復以三十二金像益之、遂褎然為四百八十之冠。此皆瓦官寺中物。未几所謂三尺玉如來者宮中分製為釧久矣。惜無文筆如龜蒙紀之者。

是子厚剌柳州時作

奇　奇

說石城山說方已其言遠深微

奇其

#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

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造化為五嶺諸山故遣子厚謫去從文字上搜剔出來乃知文人一管禿毫子真與五丁力士同功

先說個大意以起下

鸚鵡亦有可化導處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教以齋

# 西川鸚鵡舍塔記

韋皋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羽毛。必有感清英淳（一作純）粹。者矣。或炳燿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開一真化。前歲有献鸚鵡鳥者。曰此鳥穀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四方有珍禽。群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

教以佛　神異若此　妙更妙　突出此二句　是宋英語

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一有曰字）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若善（一作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荅。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佛。（一無佛字）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緣生不荅。有（一以字）為緣起也。真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或（一作戒）曙。叢和雅音。穆如笙竽。靜鼓天風。下上其音。（一本有其音或文四字）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於戲。生亦辰乎。緣亦（一作其）盡乎。以今年七月。椊而不懌。已日而甚。剔養者知其（一無此字）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矣。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毋一擊落

[illegible]更異得
[illegible]人有臨
[illegible]不亂者尚
未足奇

[illegible]在此結局
[illegible]有此異
[illegible]農是也
[illegible]謂異類

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歛羽（一作翼）委足。不震不
仆。奄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住西方。又云得佛慧者。殘
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於殊類。或遂命火。以闍維之法
焚之。餘燼之末。果舍利十餘粒。炯爾燿日。瑩然在掌。識者
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
化歟。時有高僧慧觀。嘗諸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一作身非）
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甓建塔。旌其異也。余
謂此禽存而由道。沒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一作至聖）階至
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策書。其誰

曰語怪而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於辭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檢校司徒兼中書令成都尹南康郡王韋臯記

荆南居客麻成忠淳熙間有一鸚鵡在雕籠中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解脫僧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頓悟自後不復作聲數月麻嫌其不語縱之徑赴僧側啾啁致謝僧戒之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教僧令誦佛法經八年僧至桃源王家庵一小兒來謝曰吾昔麻氏鸚鵡也荷方便今在四巷蕭家作男子矣驗之亦

脇下尚有趐毫。夫鸚武且有後身。則胡僧謂常鼻為孔明耳。世當不妄也。

此一段意緒條貫頗類連昌宮辭但此不辭而傳

唐中宗復辟改元景龍

玄宗誅韋氏奉其父睿宗即位以有慶雲之瑞改元景雲

治雞坊

# 東城老父傳

陳鴻祖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拽倒牛以材官為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群后遂為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趫捷過人能摶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鬬雞戲及即位治鷄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

鬭雞坊小兒
賈昌以趫捷
選入
諭說習鳥語
毋又習於雞
賈昌以善護
雞為五百小
兒長
父死得乘傳
歸葬

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為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傍。召日為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群。如狎群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為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嶽。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

評神雞童謠語時事可知天下號為神雞童徒不號玄宗為神雞長乎

一雞坊小兒耳去如此寵異·

歸葬雍州。縣官為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鬬鷄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為神鷄童。時人為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鬬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轝。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為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為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鵰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群雞。叙立

此正甚趫捷
蒙
角觝跳毬等
戲失其只
奇遇
奇遇

於廣場。頓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彊者前弱者後。隨昌雁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橦。蹴毬踏繩舞于竿巔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

二十三年玄宗為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鬭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

董昌以安祿
反入南山
昌依佛舍

昔日佩玉服
繡著此夫婦
今日荷薪負
故絮者此夫
婦倏忽閱白
衣蒼狗矣大
曆代宗第三

乘輿夜出便門。馬踣道穽。傷足不能進。伏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反亂三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鍾。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為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顦顇。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旨。大曆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住東市海池。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

改元・
建中德宗初
即位改元
又得順宗此
一着生色差
呼無結煞了
貞元德宗三
改元

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晝杷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栢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卧草席。絮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已不告絶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

元和憲宗始即位改元

此後一段。似史記司馬季主日者傳

見杜暹一段

見哥舒翰一段、

見張說一段

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潁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煙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年以鬪雞求媚於上。上倡優畜之。家于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事也。然有以為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為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踰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

觀此則張燕公亦不是好人

又說當時轉漕便民見今未然

又說當時俗尚猶好見今亦然

又說當日任史猶好見今

輦河間薊州傭調繒布駕轆連軏坌入關門輸于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麥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鄰比鄽間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

不然

文說當日選舉循好見今不然

文說當日不留外國賓循好見今不然

文一句罵世

今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傍往往有郡太守休馬于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悌治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德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穹廬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朝會視之禮容臨之恩澤衣之錦絮飫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靴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罷去

總結在胡兒不宜入華。意指祿山也

此幻術弄人耳不足奇但錄之以誌逸事

老人弄幻

弄幻

一弄幻

# 京西店老人

段成式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慮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焉。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盡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桶。韋

到此方知其
山澗幽寂西
遊山居餘客
曾留客不住
亦如此異人
又有飛出法
而食之腹脹
者

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持弓矢。須知劍術。
引客入後院。指鞍馱言郤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
昨夜之箭悉中其上。常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當
亦得一二焉

唐節度使各擁雄鎮。俠客奇材輻湊四而出即道士老
僧。以及兒女子。往往而是。今天下劍術絕矣。非果絕也。
所謂有道之世。其鬼不靈耳

王梅溪華札存多見余尚見其殿試狀元策本五六千言縱大約似宋儒然何其宏富乃尔此記則簡古絕倫矣

梅溪不善書余遊開元泉那寺舍井邊有夫子泉三字極奇偉

# 卧龍行記

王十朋

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游時凍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照人道傍襍花盛開籃輿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荼蘼羅絡松上如積雪崇蘭數百本秀發巖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榮牡丹大叢雨前已開道人植蓋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縱步泉上瀹茗賦詩而歸

王梅溪嚴闍黎後身梅溪不善書每嗔字劣輒投筆於地曰嚴和尚汝今生好食肉遂鈍至此

叙次錯落頓習生動米公故是異人

# 西園雅集圖記

米芾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為着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妙絶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為凡筆也其烏帽黄道服捉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為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機而凝竚者為丹陽蔡天啟捉椅而視者為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欝後有凌霄纒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于石盤傍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

李建勳嘗蓄
一玉磬尺餘
以沉香節按
柄叩之声極
清越客有談
及猥俗之語
者則急起擊
玉磬数声曰
聊代清耳此
文清古之韻
悠然可掬

觀書者，為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視者，為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横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為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為晁無咎。跪而提石觀畫者，為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為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于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為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為王仲至。前有鬅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于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為圓通大師。旁有幅

閻立本宋代善書到荊州過張僧繇舊迹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予于此文亦云

巾褐衣而諦聽者為劉巨濟二人並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烟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于此嗟乎洶湧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深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

西園一集儼然未散　圖即記即因知襄陽筆意勝于伯時

子瞻文亦六
自不能去乎
留宿共下十
還坐間已之
現張僧繇齋
寄書荊州
圖上本宗代

章、議論○博、學、辯、微○英、雄、駁、畢○好、古、多、聞○雅、致、諧、謔、豪
而○不○能○退○器○量○易○得○性○卯○自○東○坡○下○凡○并有六人○以○文○故
木○自○蒼○人○開○清○嘯○之○樂○人○適○于○山○道○年○酒○漸○午○分○剃○之○敲
激○瀟○灑○流○於○大○漢○之○中○水○石○瀑○激○潮○竹○相○和○蘆○淵○芳○鳧○草
巾、褐、衣、衫、饕、蕭、散、劉、自、適○二人並坐于怪石之上不言

天率事事異　大

一異

二異

三異

# 中嶽外史傳

張雨

米芾字元章襄陽人博洽記聞於群絶務通大旨詳議斷以己意其辭發揚踔厲世儒所不能屈為文務崖絶魁壘要必己出為工悟竹簡以竹聿行漆故篆籀法先秦正書魏晉而下無取愛潤州江山因定居北固作寶晉齋前有碧梧廿本甘露降其上蓄王謝真蹟右軍紫金石硯善畫古聖賢像及寫山水幅長不過三尺制白玉圖書印六文曰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米芾印米芾氏印米芾元章印性至潔置水其傍數盥而不帨未嘗與人同服器客

四異　五異

請閱法書對設雨案手為舒卷幄客手袖觸之則一裝法之也嘗願元作蠹書魚游於金題玉躞間而無害妙解音律作五音正韻用以制律本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以為太平作樂之具沈隐侯得四聲而不得宮聲乃分平聲為二以欺學者陸德明遂以吳音傳會至是始自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五音皆具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載之下神姦鬼秘無所逃形云又著天説備究天地日月旁側盈虛之形撰晝夜六十圖與潮汐大小准揆六經書點

六異　七異　八異　九異

古今百家之妄。其書蔵之名山。平生與游率天下士。蜀郡劉涇長安薛紹彭好奇尚古。是其一流人也。風神散朗。服唐人冠衣。眉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皆知為元章也。晚為臨川王公。眉山蘇公。所深知。臨川絕愛其詩。摘句書於便面。蘇公有云元章奔逸絕塵之氣。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絕俗之文。相知二十年。恨知公不盡。答曰更有知不盡處。脩楊許之業。為帝宸碧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初宣仁高后在藩。與其母丹陽君有舊。元章長於邸中。以恩補校書郎。授含光尉。尉遷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

十異

有請其拜石者曰不曾拜但揖耳真無真顛

雍丘縣。乞監中岳廟。因號中岳外史。崇寧間置書畫學。公時在太常為博士。因進上所藏書若畫皆不下一品。優禮答之。詔用黃庭小楷書千文。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勾洞霄宮。就除知無為軍。元章性好石。無為公廨有奇石。元章驚喜曰。吾當兄事之。遂具袍笏再拜。未幾召為書畫學博士。尋擢禮部員外郎。以言者罷知淮陽軍。踰年瘍生於首。卧上書謝事。不允。卒於郡齋。年五十有七。大觀三年葬于丹陽長山下。有自寫海岳菴淨名齋圖。著山林集十卷。並傳於代。丹陽蔡肇嘗銘其墓。予怪其敘事多脫落。故為撰刻

[illegible]此為曲終之奏是元章知己

舊聞補葺為中嶽外史傳。昔賀知章號秘書外監。而元章號中嶽外史。張長史旭稱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一人也。予用為米元章傳贊。當世不能損益云。

米襄陽志林序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嘗欲意排纘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輙手録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醜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予惟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檢括

沓拖拉攞沾沾藉米顛氏為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
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置削而後變化出
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為師詩文不多見頎崖絕魁壘
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
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
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淨
名海岳自王謝顧陸真蹟以至摩詰玉躞金題幾埒秘
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至褫職
然潔疾淫性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

語默畧以意行絕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勅寫黃庭寫御屏奮毫振袖酣味淋漓天子為卷簾動色撤賜酒果文具甚則抱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拙寄人尺牘寫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詐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數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談咲遊戲殿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于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

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
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存帯。其顛可及也。其浩
然之氣不可及也

所言種種合於聖賢之道又法亦超詣不群

真奇　真賢　真貞

# 宿瘤傳

宿瘤女者齊閔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繁盛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女採桑道傍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子之不亡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車載之女曰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命而受命于大王是奔也大王又安用之王曰此貞女也寡人失之於是遣歸使

聖賢之言爲
以如茲

賢聖

使者賫金帛往聘迫之父母驚欲洗沐加意衆女曰變容更服是掩本來也是致治也是趍貴勢而媚之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王聞之曰此聖女也告宮中皆盛服以遲其至也及至見宿瘤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王大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故相去十百也女曰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啻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昔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彩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

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曳綺縠弄珠玉意非有猒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何啻千萬也諸夫人皆愧閔王大感宿瘤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宮中不得重采期月閒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

宿瘤真女中賢聖哉天何豐其德而嗇其貌哉嗟乎使其貌也則不德矣胸中之德剩有至理項下之瘤何妨餘贅故以百夷先吾不肯以易一宿瘤

起語已冠絶亭謂只消此三句足誄惠了

非是夫不能儷是婦非是婦不能貌是夫

惠三黜不去妻曰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

# 柳下惠誄

妻何氏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吁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

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遂為誄爲既成門人莫能竄一字

後人有讚云三黜依々懷茲桑梓民之故矣人謂近恥贖度淵邃昌澄昌滓二恥扣之乃見其底爰曁去言以

謚以誄。賢哉婦乎無慙儷美。惠之一字出于閨中之口而卒定于千古豈惟當時門人不能竄亂而已甚此真栁下惠之妻也乎

昔人謂相如傳非相如作豈有自傳而盡悉其琴心醜行以示來世今觀文君誄辭已明作琴心而娱不耻當罏之語矣當年革舌千秋目耳豈能掩也

# 司馬相如誄

卓文君

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群書縱横劍技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娱永托為妃兮不耻當壚生平浅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悽惻兮疇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捐其軀

文君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後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

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云。皚如山中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一解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二解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為誰驕。三解淒淒重淒淒。嫁娶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四解長卿乃止。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之誄。

此作可与柳妻司馬兩賢婦方駕

精練語

妙句

綺語

小劫得妙情

錄慎語

# 祭夫徐敬業文

劉令嫺

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既肇判合始分蘭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雹碎春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啟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

中薄游未反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劉令嫺孝綽之第三妹也孝綽三妹並有才學令嫺文尤清拔適東海徐悱悱為晋安郡卒喪還建業製祭文辭甚悽愴父勉本欲為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

本意婦人能作此見道語

莊生見解

# 曹因墓銘

妻無名

君姓曹名因字鄰夫。世為鄱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三舉不第。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於長安之道。朝廷公卿鄉鄰耆舊無不太息。惟予獨不然。謂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訓其子。肖形天地間。範圍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態耳。何憂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歸公八載。恩義有奪。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復何言。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尉陳莊發土得唐碑。乃婦人為夫

所作。洪容齋云。予案唐世上饒。本隸饒州。其後分爲信。故曹君爲鄱陽人。婦人能文達理如此。惜其不傳。故書之以裨圖志之缺。

住白雲谿故云白雲隱君

今之有血性男子者不曾得此洒然之句

妙甚婦人女子乃有此言同禪域之談

## 張愈誄

婁蒲芝

高視往古。哲士實毅。施及秦漢。餘烈氤氳。挺生英傑。卓爾逸群。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大夫廸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必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illegible]。仍有溪數曲。廣成遺址。吳興高躅。疏石通逕。依林架屋。麋鹿同群。晝遊夜宿。嶺月破雲。秋霖洒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告。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汎瀾。

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其先自河東徙。愈雋偉有大志。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用使者薦。除試秘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而隱於家。文彥博治蜀。為置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朞。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後合抱。六召不應。喜奕棋。樂山水。

逸品繹函卷之二　終